

張萬一編

王貴與李香香

(歌劇)

(附：李季原詩)

太岳新華書店印行

張萬編劇
王貴與李香香

(附：李季原詩)

太行行署民教處·太行文聯編審

太岳新華書店印行

王貴與李香香（秧歌劇）

人物：

- 王麻子 六十歲，王貴的父親，老實農民。
- 王 貴 青年的牧工（放羊）。
- 李德瑞 五十八歲，香香的父親，老農民。
- 李香香 青年婦女，正直。
- 劉二媽 三十餘歲，窮家婦女。
- 牛四娃 二十歲左右，青年農民。
- 馬 孫 三十餘歲，農民，較胆小。
- 二 驕 青年婦女，活潑，窮家婦女。
- 隊 長 紅軍游擊隊隊長。
- 隊 員 甲、乙、丙、丁……
- 崔二爺 五十歲，大惡霸、地主、狡猾、兇惡、卑鄙。
- 大 犀 犀牛，三十餘歲，崔之狗腿，軟弱。
- 二 狗 二十七八歲，崔之忠實狗腿，壞小子。
- 媒 媳 四十餘歲，老妖精，巧嘴。
- 連 長 兇惡的頑固軍官。
- 白 軍 甲、乙、丙、丁……
- 群 衆 （可附量情形，各樣化裝）
- 兒 女

第一幕

第一場 崔二爺收租

(音樂樂曲一、崔二爺托着水烟袋得意洋洋的上)

唱唱：(一)百靈子雀雀，百靈子蛋，崔二爺我家住死羊溝。這地方
真正好。窮人多來富人少。吃酒肉穿綢緞快樂還！

(過門)

(二)一眼望不盡老黃沙，沒一塊土地不屬咱家。從嶺上，到
嶺下，從河坪，到山腳，全靠收租子發了家。(過門)

(三)風吹大樹呼啦啦響，崔二爺我有錢又當保長，驃馬成群
數不清，樓房院蓋了半個村。死草頭我是小朝廷！(音樂反覆過門)

(抽屜，沉思了一陣向內喊)，大禿！大禿！

禿：(邊應邊上)唔：來啦！二爺，你叫我來？！

禿：我不是叫你到王麻子家收租子來？收清了沒有？也不告我說一
聲！

禿：那租子？實在難要！

崔：怎麼？

禿唱：(同一曲)今年的莊稼沒有收，莊戶人家愁眉頭。打不下糧
食吃不上飯，餓的像隻喪家狗，教我實在難下手！(停)

崔：(大怒)胡說！任何荒年大旱租子不能不還；審麥皮裡搣油，
讓他個無中生有；看他餓的像喪家狗，你就實在難下手，看你
這種稀鬆蛋，還能給我把事辦？！哼！哼！……(氣兒兒的一
步一步的逼問大禿，大禿一聲也不敢嗰的退到牆脚跟去！叫
二狗來！(禿下)哼！稀鬆蛋！(狠狠的吹着火媒紙，呼噏呼

“噠的吸起水烟子。

二狗：（上）二爺，你叫我來？

崔：拿上馬鞭子、棍子，隨我到王麻子家討租子去！

狗：是！（返身要下）

崔：等一會兒！

狗：（返回來站住）還有啥事兒，請二爺吩咐吧！沒有一件辦不成的事！

崔：到了那裡，二爺教你打，你就打，可不要像大禿那個稀鬆樣兒，見了那些窮光蛋，就貓兒哭老鼠，來一個假慈悲，記住沒有？

狗：記住了，（照崔的話復誦了一遍，出了個鬼臉）是不是？

崔：好孩子，走吧！唱：（同曲一）二狗孩子，真能幹，從今後我對你多照顧，到那裡，心要硬，教打就打好好辦，可不能可憐那些窮光蛋！（相隨下）

第二場 逼命

（音樂奏曲二，王麻子老弱無力，愁眉苦臉上）

麻唱：（一）腦子摸黑路難上難，窮漢們最怕閑荒年，今年呀，一年雨水少，莊稼就像火炭燒。

（二）荒年怕屋不怕頭，十九年春荒人人愁，掏完了野菜上樹梢，遍地不見綠苗苗。

（三）墳堆裡骨頭磨麵，娘賣兒肉當好飯。三月裡，餓死裝棺材，五六月死人沒人埋。

（四）財主的糧食常常爛，崔二爺的糧食吃不完。餓着呀肚子還好過，短下租子活命難。

（五）我父子三天沒吃飯，這二爺討租不容寬。老天呀！我把你瞞怨，專教窮人受艱難。（停）

麻白：唉！這道這……窮人怎麼活？……唉！

狗：（在門外）王麻子！

崔：（大吃一驚）唔！……（崔二爺隨二狗上）嘿！崔二爺！坐
下！（強陪笑臉，手腳慌亂的招呼着）

崔：（不理，鼻子裡哼了一聲）哼！……（二狗也哼了一聲）

麻：有甚事情來？

崔：（氣兇兇的）（快板）

王麻子不要裝迷症，沒事不上你的門。今年租子沒有交，利錢
沒有還分文，三番五次派人來要，不交租子光哭窮。二爺我今
天親自來，看看你骨頭有多硬！

狗：（順着崔口氣）看看你骨頭有多硬！（白）你骨頭硬，哼！（
把棍子在地上敲的梆梆的聲）能硬過這？

麻：（渾身擅抖地）崔二爺你，……高高手，饒了我吧！

（唱，同曲二）（六）王麻子哭的淚淋淋，跪在了二爺根，我
哀求二爺多開恩，可憐可憐冤苦人。

（七）今年天荒旱，糧食無收成，

我父子三天沒吃飯，今年租子雖還清。

（八）租子我還不起，我還有一條命，

這輩子，給你還不清，再輩子給你當牲靈。

崔：（聽罷了大怒）哼！（唱曲三）短租子短錢短下糧，老狗你怎
拿老命抗！老命抗？

（一脚將麻子踢倒在地）二狗！打這老東西！

狗：（狗仗人勢氣狠很的）哼！（唱，同曲三）

一句話來三瞪眼，三句話來一馬鞭！一馬鞭！

（狠狠的打了四五鞭）

麻：（在地上打滾）啊呀……（強撐扎起來，反抗的掙脫着）王
麻子短你們租子，沒有短你們的命，你們要房子家產就這一
堆堆，總然打死我，也逼不成糧食，這租子也交不了！

崔：（更怒）什麼呀？交不了？看你交了交不了，二狗，打！

狗：是（打一棍，問一句）你交了交不了？……（棍子斷了）棍子
斷了！」

驕？換一橫！

狗：（換一橫棍子打）看你受了夾不了？……

麻：（痛的遍地滾）啊呀！救人呀！救人呀！……

（王貴先上，隨着劉二媽、牛四姑、二妮、李得瑞陸續上）

貴：（拉住狗的棍乞憐的問崔）崔二爺，我爹那大年紀啦！請你饒了他吧！

衆：崔二爺，你饒，你饒，你饒……了……他……吧！

崔：（上下打量了一下王貴問狗）他！

狗：他是王麻子的兒子！

崔：（點頭）哼！（沉思忽然計上心來）好！二狗，把他拉回去以人頂租子！

狗：是！（搶拉王貴）走！

貴：啊！崔二爺……（被拉着硬返回頭來）爹爹！

麻：貴兒！（掙扎起來拖住）你們不能呀！……

崔：滾！（照胸一脚將麻踢倒在地，狗拖貴下，崔也狠很的了。腳手動了幾下就不動了）

衆：（還想代麻求情，亦覺的無濟于事）

牛：（回頭見麻）看！王伯伯怎麼啦？！

衆：（扶起來）這這這……（音樂緩奏曲四）

李：（摸了摸麻的口）唉！明了氣啦！

衆：（穩穩的將麻放下，悲慘的合唱）（唱）

（一）孤雁失群落沙窩，鄰家們看見也難過。毛驥捨草梁波長
眼，狗腿子波長人心肝。

（二）打死老漢拉走姑姑，一家人落的光踏踏。

參天草木不長芽，舊社會壞人不如牛馬！（衆扶住死屍，悲
慘的哭着）（幕下）

第二幕

第三場 王貴攬工

王貴：（穿着破爛的衣裳，拿着放羊繩子、籃上，撲面的風雪吹來）使王貴更是渾身抖懾眼淚汪汪、唱：曲五）自從到崔家，已經三年多，每日裡受苦受罪咬牙過。崔二爺來，他會打算，養下個沒頭長工常使喚。算是個兒子，掌櫃不是爸，頂一個長工，不把錢花。十冬臘月，雪紛紛，王貴我想起老父親。羊羔落地呻吟叫，王貴年輕喰事也知道。老牛死了換上牛不老，殺父冤仇兒要報。（咬牙切齒的發恨）

李：（抱着些柴上）這是王貴孩子？你放羊才回來哩！

王貴：李伯伯，是我，圈了羊子才回來！

李唱：一把拉住娃娃的手，兩眼不住淚交流。年歲小來，苦頭重。波爹沒娘孤零零。孤雁失群無依靠，崔二爺待你好不好？

王貴唱：牛驕受苦咽草料，王貴我四季吃不飽。大年初一餓子下滿鍋，王貴我遇晴驕窶窶，穿了冬衣沒夏衣。六月天翻穿老羊皮。雪天雪地去放羊，身上穿的這衣裳，腳手凍爛血直淌，乾糧凍的硬梆梆，心想燒柴把火燒，雪下的柴也點不着了。

李：真是小畜牲吃黃蓮，滿肚子苦楚無處言。老漢今年五十八，家裡只有一個女娃娃，慚惶人遇見可憐人，我的家就算你的家。

王貴唱：沒家的人見我到了家，王貴我謝過老爸爸。（感動的跪下去）

李：（扶起王貴）走家去暖暖！（抱起柴與貴同下）

第四場 一家人

（香香托着簸箕……碾過才回來）（唱曲六）

香唱：掏罷了野菜碾粗糠，一路來餓的心發慌。悅毛毛雀兒過冬天，沒有吃來沒有穿！十六歲我頂上牛半條，累死擰活吃不飽。（放下簸箕掃身上的灰塵）。（李引貴上）

李：（抱着柴上、唱曲七）

柿子樹，軟棗根，今後咱就是一家人。

貴唱：（同曲七）柳枝枝上架葡萄，沒依靠人兒有依靠。

香：爹爹，你回來啦？（注視着王貴，貴亦注視着香香）

李：回來啦！（把柴放下、對王貴）（唱）女兒名叫李香香，沒有兄弟死了娘。

（對香香）王貴比你大一歲，他是你哥哥你是他妹妹。少爺無娘孤零零，今後咱就算成一家人。

香唱：（對貴）刮風下雨入閑下、回咱家來歇一歇。

貴唱：羊肚子手巾包冰糖，雖然人窮心腸。

貴、香合唱：一個^{妹妹}哥哥，一個^{哥哥}爸爸。

李唱：沒家的人兒，

（合唱）找到了家，我到了家！

第五場 捏苦菜

（香香提籃子過場、音樂奏曲八）

香唱：二道梁子碾三遍，自小兒就愛莊稼漢。

地頭上沙柳綠葵葵，王貴是個好厚生，

身高五尺渾身都是勁，莊稼地裡頂兩個人。

交好的心思二人都有，誰也嫌羞難開口。

（下幕隨着開）

貴：（拿着鞭子、籠站在山頭上，山後有羊的叫聲，貴吆喝着）呀！啾啾！（唱）山丹丹開花紅姣姣，香香的人材長的好。對大眼水汪汪，就好像露水珠兒草上綴。

玉米開花半中腰，我早把香香看中了。

小曲兒好唱口難開，櫻桃兒好吃樹難栽。

王貴趕羊上山來！

香唱：香香在窪窪裡掏苦菜，（一邊掏苦菜互相看了一下）

貴唱：受苦一天不瞌睡，合不上眼嚮想妹妹。

香唱：山丹丹遍窪窪開，有那些心思慢慢兒來。

貴唱：大路畔上躉芝草，誰也沒有妹妹好！

香唱：馬裡頭挑馬不一般高，人裡頭挑人數哥哥好。

貴唱：櫻桃小口玉米牙，巧口口說些哄人話。

嫁上個有錢的花錢常不斷，爲啥要跟上受苦莊稼漢。

香唱：烟鍋鍋點燈半炕明，酒盅盅糧米不嫌哥哥窮。

妹妹生來就愛莊稼漢，實心實意塞過銀錢。

貴唱：紅鸞鈿西瓜綠皮包，妹妹的話兒我忘不了。

香唱：心裡的話兒亂如麻，定個時候說說知心話。

貴唱：天黑夜靜人睡下，妹妹房裡把話啦。

香唱：滿天星星沒月亮，小心踏在（哥哥呀）狗身上！

貴：不怕！（兩人互相笑了笑，香香下，貴趕羊上山）

第六場 兩塊大洋

（音樂奏曲九，香香扭着水桶上，一邊唱着向井台邊走）

香唱：（一）太陽落山紅盞盞，香香扭水到井邊。（放下扭子拔起水來）井裡打水繩繩短，香香彎腰氣直喘。

（二）猛然抬起頭來看，那邊來了個大壞蛋。一顆腦袋像山藥蛋，兩隻鼠眼笑成一條線。

（三）香香生性本來燥，早把有錢人恨透了。恨肚子吃不飽、打下糧食都把租交！

(四)二叔王貴給他攬工，沒明沒夜當牲口用。碰見他就有三分災，早些躲開為正經。(低下頭來急忙的拔水)

崔：(蹣跚腳上，閃在香香後邊，鬼頭鬼腦卑鄙的笑着，音樂奏十曲唱)黑緞子馬褂黑緞子鞋，窪窪裡來了我崔二爺。

(嬉皮笑臉的)你拔不動我帮你，繡花手磨壞怎辦哩！(動手動脚)

香：(一下掉開)崔二爺你規矩些啊！把手毛脚這是幹啥哩！(慌急的打水)

崔唱：小姑娘你不要惱，二爺早把你看中了，麻雀兒飛在吃針上，把心操在你身上。(又拖香香)

香：(掉開他的手)閃過一邊吧！(更慌的打水)

崔唱：你嫁了二爺多方便，吃喝穿戴由你揀，想吃龍心有錢能下海，想吃星星有錢能上天！

香：討厭氣！(手慌腳亂扭水桶要走)

崔：崔二爺緊跟在後邊，口袋裡摸出兩塊錢。這是兩塊大洋，拿回去買件新衣裳。

香：(狠狠的將錢摔在地下)去你的吧！(扭水急下)

崔：(收拾着倒在脚上的水)這這這！(見香香已去遠，落個沒趣，惱羞成怒。唱)

(同曲十)死丫頭你真不識好，惹惱二爺你受不了。

井繩斷桶掉井裡頭，終久你脫不過我的手。(拾起大洋來)放着白廝你吃鴉窩，看上王貴你看不上我。王貴年青是個窮光蛋，二爺我雖老有銀錢。

銅羅羅歸落廬箱，王貴的命在我掌上。烟洞裡捲烟房梁上次，我回去叫小子受兩天罪！

(托腮水烟袋狠狠向那邊看了兩眼，氣憤憤的下)

第七場 險北起了共產黨

《牛四娃、馬孩上，愁容滿面》

《曲十一》

馬唱：三邊沒樹石頭少，莊戶人日子受不了，一年到頭受煎熬，肚子吃不飽。

牛唱：天上無雲地下旱，財主剝削窮光蛋，咱也不能等餓死，還得另打算。（停）

馬：打算吧，有啥打算哩？

牛：要打算過兩天好日子嘛！

馬：崔二爺快把人壓死呀，還打算過好日子哩？！

牛：就是說這哩，提起崔二爺來，莊戶人正想剝他的皮，抽他的筋，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還想啃他的骨頭哩！

馬：心想那麼辦，可是誰能惹得起人家呀！

牛：你惹不起他，我惹不起他，可有人能惹起他了！

馬：誰呀？

牛：誰？（東張西望，唱・十一曲）

羊群裡走路躊躇頭羊，陝北起了共產黨，頑名老劉二名高崗，紅旗揮在半天上。

馬唱：紫紅韃牛自帶練，鬧革命心思人人有。摸不着根子怎動手，白教人心發愁。（停）

（白）看有人來啦！

牛：（張望）是王貴放羊回來啦！他知道的比我還詳細哩！

貴：（拿着鞭子鏟土）你兩人在這裡說啥哩？

馬：（四週張望了一下，小聲的問貴）王貴，聽說咱們這裡有了共產黨鬧革命哩？是怎麼回事呀？你給咱說說這共產黨是幹什麼的？

貴：共產黨？（三人都機動住四面看了看），（唱同曲十一）共產黨爲了咱打算，專帮窮人把身翻。前半晌還是莊稼漢，黑夜背槍打營盤。

打開寨子分糧食，土地牛羊都分完。那村有了共產黨，那村窮人有吃穿。

少年隊來赤衛軍，盡是十八九青年人。女人走路一陣風，頭髮

勢成短櫻櫻。

天旱逢雨莊稼發青，共產黨是咱窮人救星。甚時盼來共產黨，
咱過好光景！（停）

牛、馬：他們爲啥不來咱這裡來呀？

貴：一定要來，游擊隊住的地方，離咱們這裡不遠！

馬：那咱給游擊隊提個意見，早些打下死羊灘！

牛：（急躁的）先捉崔二爺，最好三兩天就來，咱這心急人是「上
轎等不得穿紅鞋，過年等不得貼爺爺」。（大聲的）

貴：（制止）哎！你低點吧，（看村裡）看二狗那壞種來啦！（退
下）

狗：（氣兇兇的上）你們兩個人，天黑啦還在這裡幹什麼？

牛、馬：（淡淡的）沒有幹啥！

狗：（盛氣的）這兩天不是修寨子嗎？崔二爺聽說你們不好好幹，
叫你們快回去問話哩！走！（瞪了他們一眼狠狠的下）

馬：（對牛使一下眼色，快快的下）

貴：（探望了一下）哼！（唱同曲十一）

崔二爺來胡日弄，修寨子買馬又招兵，任你狗×胡日鬼，難堵
黃河水！

第八場 開革命

（香香焦躁不安的上，唱曲十二）

香唱：王貴哥哥終日忙，倒叫香香掛心腸，黑夜開會鬧革命，白天
灑裡去放羊。

麻葉糠皮寡菜湯。連碗好飯吃不上，怕他勞苦得了病，等他
回來再商量。（不安的等待着）

貴唱：（同曲十二）

吃過夜飯溜出來，張家圪佬把會開，進門我把香香叫，把我的
紅纓槍拿出來。

香：你又去開會呀？

貴：嗯！（到門口向外看了一看）

香：我看你今夜還是休息一下吧！（唱同十二曲）

白天放羊一整天，黑夜也不眠一瞑眼，開罷會來雞兒叫，千萬里路往回跑。

白天黑夜不消停，穿不眠來吃不飽。就心你身體生了病，可不要過度受疲勞。

貴唱：（同十二曲）

身體勞苦我精神好，開革命人都心情高。五個指頭不一般長，我心腸和別人不一樣。

別人的仇恨雖然重，那像我仇深似海洋，活活打死我老爹爹，如今又要把你撞。

牛馬當了四五年，一個工錢也沒花上，我已參加了赤衛軍，定和狗×幹一場。

白：紅櫻槍那啦？

香：在裡窟窿，我給你拿去。（下拿紅櫻槍上交王貴）你路上小心些！

貴：不用吩咐，臣吧！（拿着槍下）

香：等等，（貴返回）我看看有人沒有，（出門看了一下回來）沒有人！（王貴下，她站在門口目送走後，返回來，顯出愉快的神情看着門口，唱）

年輕力壯好精神，勁煞煞一位少年英雄，只盼游擊隊早來到，活捉住崔二爺大報仇恨。（下）

第九場 鎮壓

（崔二爺急躁驚惶的上，唱曲一）

崔唱：四面八方鬧革命，崔二爺我吓的腿戰顫。明裡查，暗裡問，王貴這小子暗活動，急的我頭上冒火星！（音樂過門）

白：二狗，二狗！（狗應上）王回來啦沒有？

狗：才回來！

崔：去把他五花大綁，給我綁在大場那個樹上，準備些柳棍，我好好拷問這小子。

狗：是哇！（要下）

崔：等一會兒。（狗站住）告大禿說，把村裡的人都集中來，我有話吩咐！

狗：是哇！（要下）

崔：哼！好小子，今日叫你知道二爺的厲害！（唱同一曲）

蛤蟆也要成了精，赤肚娃娃想吃人參；猛虎嘴邊來拔毛，太歲頭上把土動，認一認馬王爺幾隻眼瞎。（張狼下）

第十場 打 王 賁

（王貴吊在樹上，群衆抖顫的堆在一個角裡，崔二爺露出一副猙獰的面孔，手拿着馬鞭子）

崔：哼！好小子，你敢暗暗的鬧革命，可恨！（唱緊板秧歌）

小子們做事不酌量，你敢勾搭共產黨。

男女老少你們都看，看一看鬧革命啥下場。

崔二爺來氣兇兇，打一皮鞭問一聲；

癞蛤蟆想吃天鵝肉，窮鬼還能鬧成大事情。

尿一泡尿照照你的影，屎眉鼠眼會成了精，

五黃六月會飄雪花，太陽會從西邊出來嗎？

貴：老狗你不要要威風。不過三天要你狗命。我一個死了不要緊，千萬個窮漢後面跟。

崔：（暗吃一驚，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軟軟把馬鞭子放下，假裝成和顏悅色的，但露出內心的陰險）

唱：王貴你不要大話噴，說來說去咱們是自己人。姓崔的待你多有恩，猶如母養成你大後生，過罷河來你拆了橋，越時硬了

你忘了恩。馬無毛膚你成了龍，該是係一時糊塗沒想通。浪子回頭金不換，放下屠刀成神仙。千錯萬錯我不怪你，沒把握因你是青年。

貴唱：老王八不要灌米湯，又軟又硬我不上你的當。盡是你財主昧天良，打的我爹爹把命傷。給你當牛馬整五年，沒有見過你半個錢。你吃的大米和白麵，我吃頓黃米當過年。一說話來三瞪眼，三天兩頭挨皮鞭。沒有衣裳沒有被，五年穿你兩件老羊皮。姓崔的你是娘養來，王貴我也是十月懷胎。你是人我也是人。爲啥你這樣沒良心。王貴我雖窮心眼亮，自己的事有主張；鬧革命成功我翻了身。不鬧革命我也活不長。跳蚤不死一股勁跳，死活就我這命一條。要殺要刮由你挑，你的兇心眼我知道；硬法兒不行軟法來，想教我顧你把良心壞。趁早收起你鬼算盤，想叫我當狗難上難。

唱：（大怒）

楊二爺又羞又氣惱，撕破老臉一跳三尺高，狗咬巴屎不是人敬的，好話不聽還罵人哩，叫聲打打二狗打。（過板）

（二狗用柳棍在王貴身上狠狠的打）

貴：（咬緊牙關，掙扎着，一邊罵着）老王八……你打……（牛四娃怒目圓睜，要反抗，馬孩示意制止，群衆指譏着。香香焦急的欲立起又蹲下來，熱鍋上螻蟻似的）

蠻：（狰惡而狡猾的）你今天是想活呀，想死？

蠻：（狠狠的打了王貴一棍）唱：再罵你是不想活！（切白）：你再罵！（打）你再罵……（王貴啞啞的罵着）

貴：（怒目而視）老王八，你今天打死我，會有人給我報仇！……

第十一場 求救

（香香滿頭大汗，張慌的跑上）

香唱：剛才王貴挨了打，香香看着心如刀割。

一陣陣打顫一陣陣麻，打王貴如同打自家。

他的命就在今晚上，爲救親人想辦法。（猛想起）

他常到張家圪塢去開會，游擊隊想在那裡住着，

也不管天黑路遠去送信，過一步親人命難活。（張慌的跑下）

第十二場 裡應外合

（崔二爺托着水烟袋，上場打呵欠，唱同曲十）

崔：打罷了王貴灑了酒，家裡已點上洋烟燈。黃銅烟燈玻璃罩，抽洋烟也不合我心。

大小老婆三四人，那個也沒有香香親？肥羊肉掉在狗嘴裡，怎麼也搶不到我手中。

（摸住腦袋想了半天，忽然想起似的）（唱）

王貴這回活不成，小香香就成了我的人。越想越甜賽沙糖，抽一口大烟過口癮。

（軟溜溜的躺在牀上，抽起大烟來，矇矓的睡去，大秀提茶盤上，把水放在二爺跟前。崔睡之間，猛的一聲（白）香香！（坐起來驚奇的）哎！（週圍看了下自言自語）原來是個夢！唉！（洩氣的）

崔唱：烟燈旁邊做了一夢，把香香抱在懷當中，又酸又甜好夢做不長，醒來撲了一場空。

（啪！響了槍，音樂頓停，崔大驚細聽，啪！又一槍！跳下床來喊）大禿！二狗快快快…來（驚慌失措）

狗、禿：（一邊扣衣裳，張慌的下）噢！來啦……

崔：（結結巴巴的像說快板式的）

臉：寒…寨子外邊槍聲響，關…關好大門快…上房，那…那邊過來那邊…邊打，每…人…賞你們十…塊現大洋！快…上房…。（狗、禿驚慌的跑下）